

Citysymbol



城市符号

王斌 著

作家出版社

城市符号

王 斌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市符号 / 王斌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4. 11
(中国文学创作出版精品工程)

ISBN 978-7-5063-7404-0

I. ①城… II. ①王…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12227号

城市符号

作 者: 王 斌

责任编辑: 赵 莹

装帧设计: 陈婉清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2 × 210

字 数: 188千

印 张: 7.375

版 次: 2014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7404-0

定 价: 28.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王斌，八十年代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后发表文学评论、散文等数十万字，九十年代起从事电影策划，2007年开始创作小说。策划编剧的电影有：《活着》《霍元甲》《英雄》《满城尽带黄金甲》《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有话好好说》《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漂亮妈妈》《千里走单骑》《十面埋伏》《青春爱人事件》《美人依旧》。

著有长篇小说《遇》《香气》《六六年》，长篇纪实文学《张艺谋——“活着”》。



王健

城市符号：酒吧

酒吧在西方文学作品里，是一个富有城市意味的经典符号（一如产生于中国古代城镇的茶楼酒肆），如在海明威的小说中，它就时不时地会出现在他的叙述中，也成为了他小说故事所发生的场域；当然还有左拉，只不过在他的笔下，酒吧经常被唤作酒馆。

在我的阅读印象中，海明威笔下的酒吧，与左拉笔下的酒馆似有所不同——海明威的酒吧熙来攘往的人流多是一些中产阶级（亦不乏上流社会人士、牛仔、记者、落魄的文人），一些游手好闲者；而左拉的酒馆则不同，来此的人更多的是一些城市的贫民、流浪者，及无家可归的人，但他们都具备一个共同的性质：即酒性与买醉，而这一切的存在方式都潜在地预示着人与现实的残酷、痛苦、茫然、压抑，作为一个短暂的、自我麻醉式的逃避，所以酒吧又适合“忘却”。它是欢乐的，陶醉的、自我

目 录

- 央视大楼 ... 1
- 咖啡馆 ... 8
- 酒吧 ... 13
- 国家大剧院 ... 19
- 鸟巢 ... 24
- 798 艺术区 ... 29
- 三里屯一条街 ... 36
- 奢侈品 ... 42
- 广告 ... 46
- 服装 ... 52
- 小剧场话剧 ... 56
- 交响乐 ... 62
- 明星 ... 71
- 歌剧 ... 77
- 定格的影像 ... 87
- 人格面具 ... 94

原型与仪式 ...	101
公寓 ...	111
怀旧 ...	120
街巷 ...	125
夜店 ...	134
地铁 ...	142
欲望 / 窥视 ...	150
罪 / 法 ...	156
身份 / 平等 ...	162
情义 ...	167
上海掠影 ...	171
阅读 ...	179
流浪者 ...	182
雪 ...	187
记忆的经典 ...	191
风 ...	197
艺术家 ...	202
前世与今生 ...	210
吹笛者 ...	217
林中路 ...	226
后记 ...	230

央视大楼

央视大楼是一座具备神话性的传奇建筑：它的形象、规模与形式，坐落在北京东方的显要位置，以及无形中附加在它庞大躯壳上的各类传说（当然，包括发生在配楼的那场著名的富有悲喜剧色彩的大火——那天晚上升空的灿烂烟花本是为了一次欢乐的庆典，结果不幸演变成一场惊天动地的大火），都像一个私底下悄然增量的“价值”（无论好坏），让它更加的引人注目。

央视大楼最初示人不是它的实体形式（我忘了是在哪里见过它最初的建筑模型——报纸上？只记得同时还有几个不同的设计模板，最后选定它据说来自众人的投票表决，当然，这与百姓的选择无关，显然是一次内部的投票结果），关于它的坐落位置据闻也有过争议，且惊动了上层，以致它的奠基仪式有了一次沉默的延宕（还一度传说将移址别处，后被证实仅为传言）。

后来它在原址上破土动工了，后来它在大地上逐渐长身而立，当终于有一天它越出了环绕它的障眼的围栏，露出一丁点儿不成规模的零乱模样时，便引来了途经此处人们的翘首观望，且难掩脸上掠过的一丝惊奇——毕竟央视大楼未起时已然先声夺人、如雷贯耳，众人脸上的这份惊奇也就尚属正常了。

当今日，你只需走在或打车经过北京东边的三环路（这里以商务圈而闻名），必会看到它在大地上雄峙的宏伟形象。

我恰好居住在北京的东边，我只需坐在朝南的高层楼的朋友家，或者受邀来到一家著名的咖啡厅（比如国贸三期顶层的奢华咖啡厅），或驻扎在商务圈内（比如财富中心）的高层写字楼内，央视大楼的奇异景观便尽收眼底了。

从央视大楼的底层抬头仰望，与居于高处向下俯瞰是会有不同感受的。当你居于大楼的底端，这个庞然大物般的躯体对你会构成一种奇怪的压迫感，它那两条粗壮“大腿”，呈斜面平滑地冲天而起，你会心生赞叹，你会觉得这个耸立在大地上的巨人是那么的让人敬畏，由此亦会感到自身的渺小与卑微。的确，与它庞大的躯体相较，你在它的身躯下犹如一个微不足道的蝼蚁，央视大楼就是以其自身的庞大，而显示出其不可一世的尊贵与威严——这又有什么奇怪呢，毕竟它属于这个一统天下之首都的电视传播中心，它具备的政治身份已然让它有了无可替代的“大”的威严与权力了。

可当你居于高处（比央视大楼更高的高处）俯瞰它时，它又会像变魔术般地呈现出另一种别有意味的景观——像一个庞大的玩具般蹲伏在苍茫的大地上，占有着相当规模的空间位置，是那么的夸张和独具风采（甚至有些滑稽），彼时的它，展现出的是它自身圆满的全景，一览无遗的全景（当然，这时的它是不可能细节显现的，你只是看到了它作为整体性存在的形象）。它的存在形式一反古典意义上的建筑美学，反传统、反规则、反千篇一律的建筑模式，甚至启用的建筑质料亦是现代性的（外表是一水的钢化玻璃，在阳光下反射与复制出环绕在它周围的斑驳林立的楼宇，宛若傲慢地吸纳与容涵着其他建筑于它庞大的躯体内，由此而反衬出它存在性的独一无二）。

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屹立在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它的诞生，象

征着一个工业化时代的胜利，故而它的建筑质料乃为象征那个时代的坚固的钢铁；而我们却置身在了后工业时代，建筑质料自然地更新换代了，它必须有一种代表这个时代的质料，颇具装饰性与现代感的钢化玻璃便应运而生了，就这个质料本身，已然形象地说明了我们所处的世代。

古典式建筑讲究的是均衡与匀称（以致影响了古典诗歌、小说与音乐，直到十九世纪浪漫主义的崛起，才终结了古典主义式的统治美学），讲究线条的直上直下（只需想想古希腊、罗马建筑中最具代表性的那些著名立柱，以及古老中国的经典四合院），从这个意义上说，央视大楼毋庸置疑地属于后现代性建筑（这种建筑形式是否曾受到过立体派绘画——比如毕加索的绘画艺术以及抽象派绘画的启发？我孤陋寡闻，无从考证，但我自感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艺术想象间的逻辑关系）。

后现代性有一个著名论点是深度模式的消解，这在央视大楼的建筑形式上获得了鲜明的体现：无规则，一反视觉上人们习以为常的几何比例，这必然意味着它与古典主义乃至浪漫主义的建筑之间不存在一种眉来眼去的承继关系，它是自洽的而又自我圆满、自我实现的，它没有建筑学意义上的模仿与继承，它的建筑个性甚至以其自身的独一无二，显现出它对传统建筑理念与美学观的离经叛道。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在这个背离了传统美学的意义上，它消解了建筑学上的深度模式，从驳杂的历史中抽身而逃逸了出来，仿若开创了一个属于自己时代的崭新纪元，而这个新纪元由于没有与绵延的历史取得任何默契和呼应，或曰没有任何借鉴与模仿，它呈现的仅只是一个平面模式（无历史深度的平面，比如你几乎看不到它的窗口和内部的钢架结构，看到的只是它千篇一律的由有机玻璃组合而成的平面模式），犹如一张惹人

注目的风景照，它给予人奇异的视觉美感，而你无须深究它的历史与传承——它存在着，并且鹤立鸡群般地存在着，这就是它自身的存在位置与价值，或者说它自身的以“我”为中心的形象，它只是是其所是，我们还需要再追问些别的什么吗？

后现代主义还有一个典型特征：反讽——反讽让它具备了一种高高在上的幽默性——不是挤眉弄眼耍贫嘴式的（那属于低级幽默），它是不动声色的，甚至具有一副傲慢的“冷漠”表情（它就那么孤零零地凌空而立，只有你读懂了，才会噗哧一声地哑然失笑）。而能索解隐藏在后现代性背后幽默感的人又需要具备一些必要的知识储备——央视大楼的经典幽默首先体现在它奇形怪状的造型上（这只是针对我们的视觉惯例而言，不是有许多人对它的“形象”感到困惑吗？那就是一种视觉经验的“陌生化”效果：以前绝无仅有，所以陌生与惊异）。

任何一个建筑构想都不可能来自缘木求鱼、空穴来风，它必存潜在的参照系统，只有在这个滥觞于具象物体的参照下，才能再进行艺术的抽象乃至夸张和变形（在毕加索的立体派作品中，亦不难见到这种变形与夸张的游戏，例如他画笔下的那些著名的“莫名其妙”的裸体女人）。

在那个闻名遐迩的有关“大裤衩”的传说之前，对于央视大楼的形象解读的确给人造成了困扰，人们早已习惯了传统的建筑模式，那种一目之下即可了然的形式，无须解释即可意会；而央视大楼因其过于的一反常态而让人困惑不已——它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为什么竟会有一种无以言表的怪模怪样呢？这类议论在一段时间里不绝于耳。也就是适逢此时，那个“大裤衩”的著名说法应运而生了，瞬间传遍了大江南北，以致几成饭后茶余的笑谈。后来官方愤怒了，后来设计师本人出面辟谣了。

“大裤衩”一说听上去的确语涉不雅，堂堂首都，定于一尊之言论的央视大楼岂容遭到如此的“色情”挑逗？它近乎是对具有中国特色的“神圣”威权的亵渎了（中国自古以来便没有“上帝”与神，无边的权力便趁虚而入地替代了神位，所谓的皇恩浩荡、帝权如天）。毕竟我们难以想象一个来自一统天下之权威的声竟会频频发自“裤衩”（这种联想会让“央视之声像”变得淫秽不堪）。岂非亵渎了“神圣”又能是什么呢？

这就涉及了后现代的另一著名概念——滑稽模仿，既然是模仿，就必定隐含着—个具体的模仿对象的存在，（否则谈何模仿？）那么央视大楼所刻意模仿的对象又能是什么呢？那个传说中的“裤衩”是否如其所言乃为央视大楼设计者的灵感之源？

无论权威方（包括设计者本人）如何辩解，作为一座众目睽睽下的建筑形象，即使“裤衩”之说存有贬损、嘲讽之意，它的确与这个高耸于首都之天的央视大楼有着一种暧昧的逻辑性的“模仿”关系——那两条呈斜面冲天而上的“立柱”（在古典建筑学中，立柱仅为主柱，它的功能只是单纯地给予沉重的具有实用功能的建筑一个坚实的支点，由此它具有了一种力学上的作用，但央视大楼则不然，它已然不仅仅是一个起支撑作用的立柱了，它的存在本身，业已融入了该建筑的功能性亦即有用性中——它是可以办公亦可住人的，此一形态，又一次地悄然取消了历史深度），从一个居高临下的高处向它俯视，它俨然像一个断然削去了躯干的巨人之腿，叉开着以一种猫步般的凝固姿势巍然耸立在北京的大地上，当它以斜面的直角上升到终极节点的至高处时，又兀自出现了一个亦可称之为庞大的有相当体积的建筑平面，巧妙地衔接着两条呈斜度夸张伸展的“大腿”，这便很容易予人以一个形象的联想：它像极了一对以叉式猫步定格了的巨

腿，而“裤衩”之说不过是它的一个不雅比喻。

在我看来，它更像在象征或喻示着一个东方巨人的昂然屹立，虽然它的存在有其傲慢和睥睨一切的意味——用人体的大腿作为滑稽模仿后的建筑象喻，用自身体量巨大的钢化玻璃来折射并映衬它周边的建筑群落，而这些周边的建筑映像一旦被它反射性的钢化玻璃所摄入（通过光学原理），则都摇身一变地成为了它的陪衬物与复制品，也就是说，央视大楼与周边的一些现代化的建筑群构成了一种奇妙的关系——既是相互呼应的关系，又具有一种霸道的反讽和侵入的关系。

央视大楼的建筑形象乃是匠心独运的，不愧为一座建筑美学上的创新与突破，让人惊如天物，叹为观止；一如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它甚至具有了作为一座现代化都市的标志性的经典建筑——一座地标性建筑，在建筑美学上功不可没。

但问题在于央视大楼的实用性间接地影响了它的标志性的纯粹美感。还是以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为例证：一如法国结构主义的哲学家罗兰·巴特所言，埃菲尔铁塔正是以其无用性（它仅作为一个地标性建筑而存在），而具有了其超然的美学意义，也就是说，罗兰·巴特强调了一个美学意义上的最基本的原则，即：美的纯粹正是来自于它的无用性——除却其美感与仪式性之外，它必定不具有任何附加的世俗性功能；而央视大楼则不然，它承担了大一统式的传播功能，这便使得这座本可以以其超然的地标性之美而笑傲江湖的建筑，具有了世俗性的实用功能，于是在无形中背离了美的纯粹与在场。

其次，埃菲尔铁塔之美是具有海德格尔哲学意义上的“敞开性”的，它对世界各国的游人开放，你只需掏门票，无论等级、身份尽可尽兴地享受它的美，你甚至可以深入它的内部或站在它

的制高点上俯瞰巴黎，将整个古老名城尽收眼底，因其纯粹性，当你置身于埃菲尔铁塔的那一刻起，它就是属于你的，与你同在，故而埃菲尔铁塔在此过程中又让游人体验到了自由与民主的真切含义，于是，作为一个“籍籍无名”的游客无形之中融入了它的这一美学意境中，并成为成就其美学价值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地标性美学建筑的敞开性是它之所以为美的一个显著标志。

央视大楼则不然，它首先是作为一种“有用性”而存然于世的——作为一家国家级的传播机构，央视大楼的美学含义在此忽然发生了逆转与背离，人们在解读它时更多的不是作为一座超功利的美学建筑，而是首先作为一家国家级的电视台，这就产生了一个二元对立：它是美的，甚至具有超前的美，这是在它具备超功能性的前提下的存在之美；与此同时它又被世俗的政治实用性纳入了“有用性”之中，这就无形之中消解了它美学上的纯粹性与仪式感。其次，作为一座著名的地标性建筑，它又以不与人共享作为其存在的权力（共享意味着权力的消失），亦为不是“敞开”的——自由进入显然是不存在的（你已然可以想见对进出央视大楼的人员所进行的严格审查，于是它自身具备的政治性符号压倒了一切），于是它又有了一种与美学原则相悖离的权力性和排他性。这一切都使得央视大楼作为一个混合的怪异的（美学的与政治的）建筑符号存在于北京大地上。

2013年5月17日

咖啡馆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一个星光灿烂的夜晚，我受邀坐在了国贸大厦的咖啡馆里，一位来自法国的友人正与我侃侃而谈中国电影——那时中国电影正在世界影坛形成一股汹涌的浪潮，席卷各大电影节，蔚为壮观，这位当时中年的朋友参加过法国六十年代的学生运动，即所谓的“五月风暴”：我们不要战争，要性交，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似乎是生理性的欲望，点燃了一个震动世界的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我们狂热地阅读萨特的哲学，学习马尔库塞的革命思想，他笑着说，我们那时都是左派。印象中，他用他那结结巴巴的中国语言，向我描述着当年的情景。我听着有些激动。

那时的左派，时至今日又都变成右派了，他说，目光开始变得有些游离，嘴角流露出一丝嘲讽的微笑。他西装革履，头发梳得溜光水滑，剃刀刮过的下巴还留着青色的印痕。也就在那天，他感叹地说：你们中国的开放还刚刚开始，可惜，你们路边的咖啡馆太少了，那时法国的萨特们就坐在咖啡馆里，谈论着他们的革命思想和存在主义。

我显得有些拘谨、窘迫，在这样的一个就当时来说显得过于奢靡的环境让我手足无措。那是我第一次光临咖啡馆，意识似有些恍惚，有些置身在陌生的世界之外的感觉。在咖啡馆的一角，

有一支小型的乐队（记忆中全是老外，还有黑人），正在演奏即兴的爵士乐曲，他们摇头晃脑的陶醉的神情让我看着新鲜和好奇，那节奏在我听来亦有了些梦幻的味道了。

咖啡馆在当时的确是一个新鲜事物，除了驻扎在国贸大厦楼下的咖啡馆，在我的印象中北京似乎只有独此一家，我记得因了囊中羞涩，居然没敢点上一杯咖啡，只是傻呆呆地坐着，浑身的不自在，直到那位法国人请我喝了一杯。入口即有苦涩之感，没觉得好喝，只有一份深隐于心的惊奇。而在此前，我只在法国的小小说（巴尔扎克、司汤达？）中读到过咖啡这个名词，彼时读至于我只是一个物品的名称而已，并不具有任何实际的意义，因为它并不关涉我们的生活，距离我们遥不可及——我只把它当成一个虚构中的“小说”的产物（既然是虚构，那么它必然是虚构的），类似于一个神话符号，并不具有任何现实的与我们生活方式相关的东西。

直到这个时刻，我的人生中第一次喝上了咖啡的时刻，我才意识到它与我之间形成了一个奇妙的关系，甚至于它还具备了一种政治意涵，即一个旧有的黑暗制度的宣告结束，咖啡伴随着西风东进应时地登堂入室了，融入了我们在那个曾有过黑暗的年代中从不敢奢望甚至难以想象的现实生活中。尽管以我当时的收入，我还不配坐在这种迷离、奢华的咖啡馆内品尝其味亦浓郁的咖啡——于我，它既近亦远，似梦非梦。

在今天，咖啡馆多了起来，它不再会让人感到惊奇了，甚至一如当年面对它时会油然而生的那种尴尬与惶惑，偶尔进入后要上一杯咖啡亦不再手足无措。我们已将它视为当然，视为喧嚣的城市生活中的一种必要的点缀，它代表了一种优雅与休闲，亦代表了一种身份的界定（你难以想象农民工阶层会悠然地坐在咖